

盤馬彎弓

萬墨林

滬上往事之二十二

胡蘭成吃癩李士羣

「一朝權在手，便將令來行」，胡蘭成吃足了李士羣的苦頭，眼看着李士羣由於他的穿針引線，極力推荐，在汪精衛跟前扶搖直上，紅得發紫，他自己却被一脚踢出汪偽政權來，罷官丟差使，落在黃浦灘上辦小報，孵豆芽，淪為區區吳四寶的「清客」，他心頭的那一份懊惱怨懣，當然是不在話下，筆墨所難以形容的。

祇是，六十年風水輪流轉，「瓦塊兒也有翻身的一天」，駭極而復，貞下起元，胡蘭成又被汪精衛派任為偽行政院法制局局長了，偽法制局局長這個漢奸官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是却很當「權」，因為偽政府的各級機構，所有的「公事」，俱將通過偽法制局的這一關。胡蘭成表面上說他是因為引用李士羣，計劃促使日本局部撤兵，一概都變了質，事與願違，因而灰了心，尚且他還想「與民休息」，由而抱定「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的主張，將偽政府各機構的一切新花樣，全部予以打銷。其實呢，他的這種種作為，一半是爲了公報私仇，另一半，還不是看着汪精衛的眼色在行事嗎？

汪精衛突如其來的起用胡蘭成，自然是有其政治作用的，李士羣、胡蘭成反目成仇，勢同水火，汪精衛站得高，看得遠，焉有不知之理。本來，汪精衛一向視李士羣為非吾族類，祇不過，李士羣手裏握有上海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那是一支相當可觀的力量，汪精衛亟欲利用，便不得不對李士羣籠絡羈縻，深相結納。殊不知李士羣野心奇大，他竟將偽政府的軍政兩權一把兒抓。汪精衛從不曾想到李士羣的勢力，竟會發展得這麼快，便不由他不暗自就心起來。尾大不掉，必爲厲階。「飛鳥盡，良弓藏；狡兔盡，獵犬烹」，汪精衛決心削弱李士羣的力量，然後再伺機下手，一舉將李士羣消滅，這才是他用胡蘭成的真正動機。

因此之故，胡蘭成爲法制局局長的「委令」一發表，那就無異宣佈了李士羣的死刑，與此同時，胡蘭成也成了汪精衛滅李的工具。

胡蘭成一當偽法制局長，李士羣上頭一份呈文，舉辦江蘇省土地房屋丈量，胡蘭成不假思索，拔筆就批了個「不准」。李士羣碰了這一個釘子，企圖轉寰，再上一個呈文到偽行政院，企圖魚目混珠，希望胡蘭成「網開一面」，然而，其結果仍舊是被胡蘭成打了回票，他說：土地房產丈量查報，只宜在戰後實施。這一來，乾脆把李士羣的滿懷熱望全部澆熄了。

但是，由於利之所趨，李士羣仍然還得做最後的努力，他學一代梟雄袁世凱，一手執金錢，一手執利刃，威脅利誘，雙管齊下。那時節，汪偽政權正在厲行清鄉，表面上說是維持淪陷區的政治安，逐漸以偽軍取代日本駐軍，然而實際上却是縱容所部明火執權，到處放槍。因此，當汪精衛派一名江蘇省偽監察使陳則民下鄉視察，陳則

民據實報告，他說：

「民間老百姓都在說，如今的清鄉，那是在清皮箱的箱呀！」

汪精衛聽了，默然無語。却有李士羣派在汪精衛左右的耳報神，邀功討賞的去告訴了李士羣，殺人不眨眼的李士羣當下便說：

「陳則民再到南京來，我非殺了他不可！」

這句話口耳相傳，揚揚沸沸的傳開了，傳到陳則民的耳中。他憚於李士羣的淫威，嚇得躲到上海去，絕足不到南京來。

就在這一件事過後不久，李士羣備一份請帖，請胡蘭成到他的家裏赴宴，胡蘭成坦坦然的去了，到了李家，他發現李士羣還請了余伯魯作陪。

單刀直入談談條件

余伯魯當時是偽江蘇省政府財政廳長，江蘇全省土地房產丈量查報一事和他直接有關。因此胡蘭成一見到余伯魯，他立刻便憬悟這是一個什麼場面，李士羣請客的目的究竟何在？

果然，酒過三巡，余伯魯便說聲：「得罪！——陪個笑臉，把胡蘭成請到隔壁房間裏去，房中無人，正宜密談，余伯魯單刀直入的說：

「局長，關於江蘇省土地房產丈量的問題，我們可否談談條件？」

依余伯魯想來，李士羣利用辦理江蘇全省房地產丈量，那正是一個刮地皮的大好機會，據統計，光是登記費一項，偽江蘇省政府便可以收到黃金六萬餘兩。再照淪陷區裏的不成文「法」，到偽政府各機構去繳納費用，還得在「正規費用」之外，再加上五倍到十五倍的賄賂，就算折個中，算是十倍吧，便辦這麼一樁事，偽江蘇省府就可以撈到六七十萬兩黃金。

六七十萬兩黃金已經是一筆天文數字了，然而，李士羣他們的着眼點還不在此。他們的胃口實在是大得很，用丈量房地產的名義，登記全省各地的房地產所有權，再私下勾串地痞流氓，貪「官」污「吏」，使他們製造偽契，吞沒善良百姓的田地房產。這麼一幹，貪污的數字便無法勝計了。

因此，李士羣、余伯魯認定胡蘭成對於這一

大筆「財產」，絕對不會不動心的。偏偏，事出意外，胡蘭成竟打一手太極拳說：

「條件不必談，不過，倘若你們舉得出新的理由，新的事實需要，再上個呈文來，也許我可以再深入的研究、研究。」

余伯魯耳聽胡蘭成的口氣有點鬆動了，便連忙點頭答應，他和胡蘭成重又回席，李士羣見余伯魯滿面春風，誤以為雙方條件業已談妥。他很巴結的向胡蘭成敬酒，陪笑的說：

「江蘇省的事，請蘭成兄多多幫忙。」胡蘭成對李士羣，却依然擺出一副「公事公辦」的面孔，他說：

「能幫忙的地方，我自會儘可能的幫忙，不過，總得要在法理許可的範圍以內。」

李士羣忙不迭的回答說：

「那一定，那一定。」

可是，當偽江蘇省政府第三次呈文送到偽行政院，胡蘭成的批答仍然還是不准。

於是，李士羣心知業已到了攤牌階段，有一天，他決定亮出自己的底牌來了，是晚，他邀胡蘭成到他的京寓用餐，吃過了晚飯，便擺好了賭桌開始打沙蟹，李士羣自己偏不參加，他把胡蘭成一拉，說是——

「蘭成兄，我們到樓上去坐坐。」

胡蘭成不疑有他，順口應了一聲：

「好嘛！」

便無可無不可的，跟李士羣到樓上去了。但是一到樓上，雙方分賓主坐定，胡蘭成便發現空氣有點不對；——房間裏僅只兩人面面相對，再



四奸醜像，右起汪精衛、王克敏、褚民誼、梁鴻志。

加上李士羣的神情肅穆，四週圍的靜閱無聲，……就意味李士羣確有要事相商，果然，李士羣在奉過了茶以後，便以開門見山之勢，向胡蘭成悻悻然的發了話：

「你幫我，我才有了今天的形勢和地位，但是近來你爲了熊劍東，又對我不好了。」

胡蘭成只好虛幌一招的說：

「沒有呀，怎麼會有這種事呢？」

李士羣又問：

「林之江不是你救的嗎？」

熊劍東搶救林之江

——林之江林司令，也是筆者的舊相識之一。我被關在七十六號，林之江也曾幫過我的忙，後來他在七十六號繼吳四寶之後，當到了行動大隊長，但他却在暗中勾通李士羣的死對頭——偽上海特別市保安司令，被李士羣發覺了，他便決定置林之江於死地，根除後患，免爲熊劍東所乘。

這一回，他又重施故技，如法泡製，下一道命令，將林之江扣押，然後，便托詞另有要公，悄悄的去了南京，熊劍東一看大事不好，林之江命在旦夕，迫不得已；他便問計於胡蘭成。胡蘭成對李士羣的伎倆，瞭若指掌，他正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授了熊劍東一條妙計，他說：

「李士羣不在上海，你跟日本憲兵隊的關係

又很够，何不趁此機會，請日本憲兵隊開到七十六號，只說是日本憲兵隊要問林之江的話，借提林之江，等林之江被押出來，你就叫日本憲兵把他塞上汽車，開車就走，使李士羣的手下措手不及。」

熊劍東連呼好計好計，他照計行事，果然把林之江給救了出來。

李士羣聽說熊劍東唆使日本憲兵，搶走了林之江，他這一氣當然是非同小可。及後，又曉得了搶救林之江是胡蘭成的主意，他更把胡蘭成恨之入骨了。於是，他也乘胡蘭成「赴京公幹」，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派七十六號的偽特工，將胡蘭成的「國民新聞」團團包圍，逐走「國民新聞」的全部工作人員，來上一次武力接收。然後，再派黃敬齋爲國民新聞社社長，造成胡蘭成很重大的一項損失。

然而，當李士羣跟胡蘭成攤牌，正面質問：「林之江不是你救的嗎？」那時，胡蘭成却一口推得乾乾淨淨，他說：

「林之江明明是熊劍東救出去的，跟我胡某人，又有什麼相干？」

這話怎騙得過老奸巨猾，一肚皮詭計的李士羣呢，他揚聲大笑的道：

「熊劍東是個草包，他沒有這個聰明，蘭成兄，你我真人面前不說假話，林之江是熊劍東救的，主意却是由你所出，你說對嗎？」

胡蘭成便也坦率的答道：

「不錯。」

李士羣得「理」不饒人，他立刻便緊逼着問：

「那林之江根本就不是個好東西，蘭成兄，你何必多此一舉？」

胡蘭成侃侃的答道：

「林之江固然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你那種動不動就要殺人的作風，我也看不慣。」

見風使舵，李士羣愁眉苦臉的說：

「我也是事非得已啊，蘭成兄，我處境之難，你又不是不知道。」

胡蘭成正色的反問李士羣——

「你今天請我來，是否專爲談林之江的事情？」

「那倒也不是。」李士羣壓低聲音說道：「我今天請你來，是想仍舊和你聯合。從今以後，請你不要再爲難江蘇省政府了。」

胡蘭成情不自禁的笑了出來說：

「你早就凡事都可以照顧自己了，還用得着這樣鄭重其事的跟我說話嗎？」

李士羣當下就正色的答道：

「蘭成兄，一般人都以爲你是一個書生，唯有我，因爲跟你交過幾次手，曉得你的機警權謀，手段厲害。至於熊劍東，他不過是在逞匹夫之勇。所以，你要是肯幫我的話，我就能得到勝利，萬一你要幫熊劍東哩，那我就會失敗了。」

隱隱然的，胡蘭成已經從李士羣的話裏，聽出了殺機，於是他避重就輕的說：

「你們兩個吵架，我一個都不幫，總該好了吧。」

一字一頓，李士羣大有深意的說：

「政治沒有中立，非友即敵！」

「那麼，」胡蘭成也毫不示弱的問：「倘使爲敵的話，又怎麼樣呢？」

猙獰面目終於出現了，李士羣眼望着胡蘭成，殺氣騰騰的說：

「吳四寶是我叫他死，他才死的，除此以外，還有某某、某某某、……」

猙獰面目於馬顯現

這種殺雞儆猴，危詞威脅的態度，終使胡蘭成光了火，他勃然變色的說：

「李士羣，現在我大概還打不倒你，但是我要自衛自衛，相信我還可以辦得到！」

李士羣詭計多端，他一看胡蘭成的態度轉趨強硬，馬上就連打幾個哈哈，而且自動轉變方向，向胡蘭成笑容可掬的道：

「蘭成兄，剛才我只不過是在打比方，對於你老兄，我當然不會採取斷然手段。今天請你老兄來，祇在提醒你一聲，請你好好想想，我倆多年合作的歷史，至於那熊劍東，你跟他根本就毫無淵源，認真說起來，你們還是在我家裏認識的。」

胡蘭成直截了當的問：

「你是否要我跟熊劍東斷絕往來？」

李士羣的答覆竟是——

「你照舊跟他往來，不過你得幫我。」

胡蘭成斷然拒絕道：

「像這樣出賣朋友的事，我做不來。」

企圖作最後的努力，李士羣苦勸的說：

「蘭成兄，搞政治的人，第一忌感情，你的政治才略勝過我，但是我比你曉得，政治的大力是無情，你還是照我方才所說的，跟熊劍東繼續保持往來，不過你要事事向着我。」

胡蘭成還在生氣，他板緊了張臉說：

「我且不談我的身份，單說我的性格，就是汪先生下令，叫我做間諜，我也是不幹的！」

看看胡蘭成的神色，確是動了氣，李士羣便改弦易轍的再下說詞，他委婉的說：

「要你跟我聯合，其實我還不是爲了你。蘭成兄，你的弱點是你沒有錢，而我現在的錢却比周佛海更多，你要錢的話，我可以幫你，你要多少都可以，而且此刻就可以開支票。再以政治地位而論，以前承你幫過我，可是現在我和汪先生的關係，却已經勝過你了，我也可以幫你去跟汪先生說，給你一個部。」

「謝謝你，」胡蘭成呵呵笑着答道：「是的，我沒有錢。可是，我沒有錢是因爲我不要，至於做官麼，老實說，當年汪先生早就叫我做特任官了，也是我自己謙辭了的，豈有現在反來鑽營之理呢？」

話說到這裏，打了個岔，原來是李士羣的一名衛士走了進來，奉上牛奶和咖啡。胡蘭成端杯在手，遲疑了一下，他有點駭怕，這會不會是李士羣的手段之一，——無法說服，立即下毒，把他像吳四寶一樣的鳩殺？但是轉念一想，他未必能在事先便有這種充分的準備，終於還是喝了下去。

喝完咖啡，胡蘭成就勢起立，向李士羣告辭，夜已深了，他想回去。可是，李士羣却一伸右手攔住了他，然後堅決的說：

「請再坐坐，蘭成兄，今天我們一定要談出一個妥善的結果。」

胡蘭成無奈，只好重新坐下。這時候，樓下的牌局業已散場，衆人都在告辭離去，李士羣和胡蘭成却還要挑燈夜戰，繼續長談，胡蘭成正感到不耐煩，忽一眼瞥見，李士羣的老婆葉吉卿，穿着一套睡衣，出現在房間門口，她厭聲厭氣的，毫不客氣的在下逐客令，兩眼盯住了李士羣說：

「士羣呀！深更半夜，兩點多鐘了，有什麼話要這樣子談的。」

胡蘭成一想這正好，妳不耐煩了逐客令，我正好乘機脫身，他馬上就站了起來說：

「李太太說得不錯，時候不早了，有什麼話我們下次再談吧！」

熊胡締交一段傳奇

李士羣狠狠的瞪了葉吉卿一眼，胡蘭成却裝着沒有瞧見，他告辭過後便向房門口走，恰好和葉吉卿擦身而過，於是李士羣只好追了上去說：

「現在你正感情衝動，而且你一向是老實人，你不以我的話爲然。但是我希望你回去再想想，你一定知道我的話是對的。」

胡蘭成隨口漫應的道：

「好吧，讓我回去想想。」

兩個人一前一後，走到了樓梯口，李士羣又

釘牢了胡蘭成說：

「你明天答覆我。」

胡蘭成點點頭說：

「好的。」

却是，李士羣還不放心，他又送胡蘭成下樓，直到大門裏，眼看着荷槍實彈的衛兵打開了大門，再把胡蘭成送到汽車上，一直等到汽車的引擎都已發動了，他還在大聲的說：

「明天你來我家吃中飯。」

這時候，胡蘭成已經脫離了李士羣的魔掌，他可以主動掌握情勢了。所以他也就不再敷衍李士羣了，懶洋洋的答道：

「明天再看吧！」

然後，胡蘭成的司機一踩油門，小轎車就此絕塵而去。留下站在峭峭寒風中的李士羣，一個勁兒的跌足，嘆氣，他發費心機，說破唇舌，最後還是讓胡蘭成安然無恙的離去。

經過這一次的談判，胡蘭成從此絕迹於李士羣的寓所，平時相見，也如邢尹之避免，充其量不過點點頭，打打招呼而已。李胡交惡，由地下轉為公開，更重要的一點是，他正式與熊劍東緊密攜手，共同一致以李士羣為唯一敵人。

儘管李士羣強調，胡蘭成和熊劍東，還是在他家裏認識的，然而，揆諸事實，胡熊之結識却在多年以前，而且其間頗富傳奇意味。

在當時的二十二年以前，熊劍東的名字還叫熊俊，他是浙江新昌人，當年十八歲，在紹興新兵營裏當一名一等兵。那一年上，十四歲的胡蘭成正就讀於紹興第五師範附屬小學，他是一個高

小學生，他的三哥則是新兵營裏的准尉特務長。

學校裏沒有寄宿舍，胡蘭成便住在他三哥的兵營裏，吃飯也在兵營裏吃，在那一段時期，他四歲的上等兵熊俊，跟他很要好，閑暇時常在一塊兒玩，熊俊還教胡蘭成唸英文。

聽的有那麼一天，傳來令胡蘭成駭駭莫名的消息，——熊俊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他開了小差，也就是成爲逃兵了。這個消息曾使胡蘭成難過了好些天，他有說不出的擔憂和惆悵，就怕熊俊一旦被抓回來，勢將受到嚴厲的軍法處分。

然而，事隔兩年，音訊杳然，胡蘭成也將這位阿兵哥哥朋友漸漸的淡忘，他高小畢了業，到杭州去升學，考上了蕙蘭中學的初中一。

黃浦灘上李家客廳

有一天，不告而別已達兩年之久的熊俊，忽然來到了蕙蘭中學，他會見胡蘭成，兩個人歡然的談了一陣，那時候熊俊已經脫下了軍裝，穿一件青灰色的布長袍，當胡蘭成偶然發現他面有憂色，愁眉不展，便一再的追問，熊俊終於扭扭的說了：

「我想到上海去，可是我沒有旅費。」

十六歲的胡蘭成，當下便慨然的說：

「沒關係，我有。」

他興沖沖的奔回宿舍裏，從床底下拖出一口皮箱，再由皮箱底層掏出一個蝴蝶牙粉盒子，從盒子裏取出兩塊銀洋；——那是他的全部財產，整整一學期的零用錢，他很豪爽的送給了熊俊。熊俊的臉孔脹得紅紅的，他喃聲的道着謝，

一再聲明的說：

「我到上海，一旦找到了工作，拿到了薪水，我就寄還給你。」

胡蘭成洒脱的說：

「不要緊，我又不等着這個錢用。」

事實上，他却熬了整整一個學期，連一文錢的零用都沒有。

歲月悠悠，一彈指間，又是二十年的光陰渡過了。

二十年後，胡蘭成已經參加了汪偽組織，身爲漢奸官，同時他更與偽特務頭子李士羣熟絡得很。一日，閑來無事，他上李士羣的滬寓走走，在李家樓上的客廳裏，看到了一位僕僕風塵，但却長得威武雄壯的遠客，李士羣介紹的說：

「這位是湖北黃衛軍總司令，熊劍東將軍，他剛從湖北前線來。」

胡蘭成當下也沒在意，雙方只是淡淡的打了個招呼。熊劍東只顧在談他那支黃衛軍最近的一場血戰。黃衛軍是湖北境內的一支僞軍，由日本軍方一手扶植而成。熊劍東所說的血戰一場，正是他們遭了國軍的迎頭痛擊，很顯然的，黃衛軍敗得很慘，因此熊劍東也是非常的狼狽，他一到李士羣家，便嚷嚷着要理髮，李士羣正在陪他等候從外面叫來的理髮師。

不一會兒，理髮師來了，熊劍東便坐在客廳當中，開始剃頭，湊巧李士羣有事，要到他老婆的房間裏去，他便央求胡蘭成說：

「請你代我陪一陪熊先生，我有點事要去辦一辦，一會兒就來。」

胡蘭成推辭不得，只好答應了下來。於是，那間客廳裏，除了理髮師以外，就祇剩下胡蘭成和熊劍東這兩個大漢奸。

熊劍東很健談，他直在搭七搭八的跟胡蘭成談着天，閑之的問：

「府上那裏？」

胡蘭成泛泛的問答：

「紹興。」

「城裏還是鄉下？」

「紹興府嵊縣。」胡蘭成答後再問：「熊先生呢，府上那裏？」

「新昌。」

「啊，」胡蘭成故作歡愉之狀：「那我們是大同鄉，都是浙江人。」

「胡先生，」熊劍東鏗而不捨的再問：「府上在嵊縣那裏呀？」

胡蘭成只好不厭其詳的回答：

「舍下在三界進去，離三界十里的胡村。」

詎料，熊劍東緊接着便問：

「胡村有個胡蕊生，你可認識？」

久別重逢 沉澹一氣

這一問，可把胡蘭成給驚呆了，他木立半晌，方始覆誦的說：

「胡……胡蕊生。」

因為，那正是胡蘭成的學名。

「就是胡蕊生。」熊劍東十分肯定的說：「他也是你家鄉那地方的人，我找了他十幾年了，偏是打聽不出他的消息。」

胡蘭成雙眉深鎖的問：

「倘使你找到了他呢？你又待怎麼樣？」

熊劍東吐露衷曲的道：

「胡蕊生是我少年時期頂頂要好的朋友，他小時候讀書聰明，字更寫得好，就不知道他讀書有沒有讀上去？只要我能打聽得到他，倘若他真的讀書讀出了頭，有學問，我就請他出來做『官』

，假使他是在鄉下種田，那我便想送他一筆錢。」就在這個時候，邁着熊劍東走來走去的胡蘭成，忽一眼瞥見了他的一項標記，在熊劍東的右太陽穴上，有着一大塊疤。這一大塊疤終使胡蘭成猛然想起，他是何許人了，因此他站停脚步，恍然大悟的說：

「啊，從前你是在紹興新兵營裏的，你的名字不叫熊劍東，叫……叫熊俊！」

顧不得理髮師還在給他剃鬚，熊劍東一躍而起，他牢牢握住胡蘭成的雙手，喜從天降的說：

「我就是熊俊呀，最近我才改的名字，把熊俊改成了熊劍東。」

胡蘭成笑逐顏開的說：

「連我也改了名字咧，從前我叫胡蕊生，現在我叫胡蘭成。」

於是，熊劍東和胡蘭成朕違二十年，久別重逢，忍禁不住的要互擁互抱，大笑大跳。兩個人像似瘋狂了一般，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笑鬧聲浪終於被李士羣聽到，他火速的趕到這間客廳，一見胡蘭成和熊劍東的歡欣若狂，便急急的問：

「原來你們早就認得的啊！」

胡蘭成在興奮之餘，正想啓齒接腔，把他和熊劍東二十年結爲忘年交的經過，源源本本告訴李士羣。然而，熊劍東還算機伶，他向胡蘭成拋一個眼色，於是胡蘭成會意，他便趕緊剎車，虛晃一招的道：

「是我方才講了一個笑話，熊總司令覺得很可笑，所以我們都笑起來了。」

李士羣聽後，淡淡的「哦——」了一聲，便邀熊劍東、胡蘭成同往赴宴入席，故侶重逢，把臂傾談，這一頓晚飯，吃得非常之歡暢。宴罷，賓主酒足飯飽，時間却已經到了三更半夜，李士羣送客出門，胡蘭成剛要鑽進他自己的汽車，熊劍東却一把將他拉住，硬要和他同車而行，大有片刻也離不開之概，熊胡二人，驅車直抵熊寓，原來熊劍東在上海也有一個家。

到連熊家時，夜已深沉，熊劍東的老婆早就睡了，他硬把她從被窩裏拖出來，叫她見一見當年的小朋友胡蘭成。胡蘭成看見熊劍東的老婆長得白白淨淨，言談舉止頗有大家風範，他錯愕之餘，脫口而出的說：

「你居然討到了一個體面老婆！」

由這一句話可以想見，熊劍東雖然「貴」爲僑總司令，在胡蘭成的心目之中，他還是一個老粗，至少，他對他存有一種輕視的心理。

不過，輕視歸輕視，熊劍東掌握得有槍桿子，總歸是一項事實，胡蘭成一向是謀士，是文腳色，他想培植李士羣的勢力，結果是事成以後，被李士羣一脚踢開，如今他既想鞏固自己的地位，又要跟李士羣鬥個你死我活，那就不能不抓牢

槍桿子上的朋友，所以他必須跟熊劍東套交情，緊攜手，更進一步密切的合作。

討了個體面的老婆

熊劍東的老婆開了一瓶白蘭地酒，三人俱各一杯在手，深宵不寐，暢談別後種種。胡蘭成聚、精會神的聽着，熊劍東眉飛色舞的在娓娓細訴。他說：

「抗戰開始的時候，我帶了一批弟兄，以三萬六千頃的大湖為基地，在蘇州、常州一帶打游擊，也曾建立過不少抗日功勳。」

胡蘭成好奇的問：

「那你怎麼又會倒過來的呢？」

熊劍東一聲浩歎的答道：

「唉，都怪我自己不好，從太湖裏來上海，參加游擊隊軍事會議，一個疏忽大意，被東洋捉到了。」

「哦，我明白了，」胡蘭成喝乾了杯中酒說：「你是被俘以後被迫投降的。」

「也不能說是被迫，」熊劍東傻呼呼的笑着：「起先東洋人要我過來，我不肯，所以我只吃了一年的多的牢飯。」

胡蘭成關懷的問：

「可曾吃過苦頭？」

熊劍東酒脫的一攤雙手說：

「那還不是家常便飯嗎？祇不過，後來我鬆了口，那就開始受優待了。」

兩人不禁附掌大笑，笑後，胡蘭成指指熊劍東說道：

「如此說來，你不是白白的吃了一年多牢飯嗎？」

熊劍東又自嘲的笑了一陣，方道：

「釋放以後，東洋人送我到湖北，我便着手組織我的黃衛軍。」

滔滔不絕的往下敘述；熊劍東的偽軍，在湖北境內，力量越來越大，他爲了缺乏幹部，想起早年散落太湖各地的那一批舊部，便從湖北到江南，聚齊了一批舊部再回湖北，殊不知李士羣心黑手辣氣量狹，他誣指熊劍東是土匪，自太湖揚長過境。日方信以爲真，便派出一支部隊，攔腰截擊，熊劍東一行全無戒備，吃了很大的虧，事後，他便單人匹馬的到了上海。

一直聽到這裏，胡蘭成方始深感訝異的問：「這麼說，你跟李士羣分明是結了怨，你怎麼又會到他家裏作客的呢？」

熊劍東面露憎恨之色，咬牙切齒的說：

「他媽的那李士羣真不是東西，我恨不得剝下他那張人皮，可是我一到上海以後，他便央求山本司令官出面調解，由山本司令官陪着我回家裏，登門拜訪，負荆請罪。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嘛，何況還礙着山本的面子，我只好接受了他的道歉，把這一段過節拋開，他向我表示熱絡，我也跟他拉拉近乎，讓他把我當個老粗看待，有朝一日，我總要報這個血海深仇的。」

這一大段話聽在胡蘭成的耳朵裏，真是喜從天降，心花怒放，他曉得他已經得到了一個殺李士羣的好幫手，鬥李士羣，自此越來越有把握了。當時，他隨時附和的罵了李士羣幾句，熊劍東

又帶點稚氣的問他：

「蕊生，現在我有錢有勢了，你歡喜什麼，只管說，我一定弄來送給你。」

胡蘭成却搖搖頭說：

「用不着，我什麼東西也不要，老朋友能够再見面，那就是再好也沒有的事了。」

祇是，熊劍東還在鏗而不舍的問：

「隨你要什麼，只消你開開金口。怎麼樣，蕊生，你歡喜金錶，還是照相機？」

胡蘭成很誠懇的說：

「我真的不要，時候不早，你們也該安歇了，明天我們再長談吧。」

熊劍東望窗外，發現東方天際已經出現了晨曦，他怔了一怔說：

「哎呀，怎麼都快天亮了！」

於是胡蘭成起立與辭，熊劍東兩夫婦，殷殷的直把他送到車上。

苦肉計引起了殺機

翌日中午，胡蘭成剛剛起床，熊劍東和他的老婆便雙雙前來答訪，他們在胡家吃了一頓權充早餐的午飯，又親親熱熱的談了許久，熊劍東必定要胡蘭成收下一件禮物：一架萊卡照相機。

午飯以後，繼之以促膝密談，談妥了殺李士羣的第一個步驟，熊劍東聽從了胡蘭成的建議，由胡蘭成設法，把他的黃衛軍，從湖北調到江蘇省境，分一分李士羣獨霸的局面。

然後，熊劍東便篤篤定定回到湖北去了。調黃衛軍的這一着棋，委實相當的厲害，對

李士羣來說，那無異是在他胸膛上插一把刀，因此，胡蘭成竭力促成，李士羣便百計阻撓，他不在汪精衛跟前哭訴，汪精衛也想起這子孫制李士羣，未免做得太明顯了。於是，胡蘭成的多方努力，終於功虧一簣，黃衛軍東調，也就成爲泡影。

可是，時不我予，李胡火拼的局面日趨惡化，大火都快燒到眉毛邊了，胡蘭成處境危險，殺機四伏，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萬般無已，他只好和熊劍東密商，用上一條苦肉計，請求汪偽組織把他的黃衛軍改編爲偽二十九師，正式納入汪精衛的指揮系統，條件是由汪精衛「公館派」的第一員大將，僞上海市長陳公博，任命熊劍東爲僞上海特別市保安司令，至於偽二十九師師長一職，則由熊劍東的「參謀長」鄒平安接充。

汪精衛憑空得了一支僞軍精銳，湖北一省也等於納入他的勢力範圍圈，這真是一份大出意料之外的豐碩收穫，李士羣再要阻撓，自然是無論如何都辦不到的。祇不過，熊劍東匹馬單槍，勢孤力單，他的部隊遠在湖北，光憑一個光桿司令，一時之間又怎麼鬥得過軍政大權在握的李士羣呢？所以，熊劍東到上海，李士羣雖有臥榻之畔有人鼾睡之感，可是，他却並不怎麼在意。

在熊劍東那一方面，當然是有所爲而來的，他要報李士羣的一箭之仇，更想攫奪李士羣的江蘇省地盤，爲了這兩個目的，他不吝付出一切的代價，於是，他在胡蘭成的幕後策畫之下，用他搜括得來的不義之財，交結權貴，巴結東洋人，在上海的日軍將校，自山本司令官以次，都得到了他

的好處，一個個的把熊劍東看做出手闊綽，最够義氣的朋友。熊劍東和東洋人，以及大漢奸的關係，超過李士羣之上了。

有了這一點底子，胡蘭成又開始爲他活動，他那假途滅虢之計，是李士羣所萬萬想不到的。胡蘭成是公館派的謀士，和周佛海一派不但勢同水火，而且還有新仇舊憾，在表面上看來是勢不兩立的。可是，胡蘭成偏就利用李士羣毫不防備的這一點，向周佛海大送秋波，表示友好，他把周佛海哄得暈頭轉向，敵我不分，竟然會接受胡蘭成的推荐，指派熊劍東出任僞稅警總團團長。

僞稅警總團是周佛海的一張王牌，汪偽組織的典章制度，一切都學國民政府的樣，稅警總團直屬於財政部，編制有好幾個旅，火力配備尤其在其它部隊之上。而且周佛海的僞財政部有的是錢，周佛海爲了對抗汪精衛，對於稅警總團的擴充是不遺餘力的。所以，熊劍東一當了僞稅警總團以後，他便迅速的擴展，招募散兵游勇，搜購新式武器，僞稅警團的兵力像滾雪球一般的增大，再加上熊劍東久歷戎行，驍勇善戰，他的部下和他同樣的驍悍。李士羣的那批憤於明火執仗、打家劫舍的僞軍，根本就不不是他們的對手。

在這種情況之下，李士羣不能不如坐針氈，眠食難安了，他開始部署對策，唯一的可行之計，就只有利用他的僞特工，暗殺熊劍東。

李士羣栽了大跟斗

當時，熊劍東已與羅君強一字併肩，成爲周佛海系的哼哈二將，熊劍東是周佛海的打手，他

握有僞稅警總團，羅君強是周佛海的智囊兼財源，因爲他綽號活閻羅，一把抓住汪偽組織的司法大權，而淪陷區裏的司法機構一向是：「糊塗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祇是，熊劍東對於李士羣的僞特工機構莫測高深，當他聽說七十六號的凶神惡煞正在準備向他行刺，他便決定硬碰硬，在自己家裏架起了機關槍。於是，李士羣便也在七十六號的二門，佈署了機關槍陣地，以防熊劍東把心一橫，帶了他的稅警總團，前來攻打。

雙方劍拔弩張，火拼一觸即發，黃浦灘上淪陷區裏的善良百姓，唯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又在那兒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到處都在惶惶不安。胡蘭成在南京聽到了消息，他立刻便趕到了上海，直奔熊劍東的家裏，以醍醐灌頂之勢告誡他說：「你大大的錯了，跟李士羣的那批特工鬥，只能用陰功，不可用硬的。」

熊劍東却還在大惑不解的問：「用什麼陰功？我不能他來硬的，只怕我這條命早就沒有啦。」熊劍東對僞特工總部裏的情形一竅不通，胡蘭成却由於過去和李士羣、吳四寶相當接近的關係，對七十六號內部瞭若指掌。於是便在他的發蹤指示之下，莽將熊劍東也施展其陰功來。頭一步，他以重金賄買，高「官」厚「爵」爲餌，收買了李士羣手下的第一員狠將，僞特工部行動大隊長林之江，由而引出了够驚險的捉放一幕。

自從這一次的林之江事件以後，李士羣又栽了一個大跟斗，他極不甘心，同時也爲了斬求自保，就從正本清源，擒賊擒王着手，邀宴胡蘭成

，跟他展開一場唇槍舌劍的談判。

可是那一次談判又宣告失敗了，那是他的老婆葉吉卿催他睡覺，使李士羣無可奈何的放走了胡蘭成。自古有言道：「縱虎容易擒虎難」，李士羣的生命危機，越來越急迫了。

胡蘭成托天之幸，脫離了李士羣所佈下的「龍潭虎穴」，他當然不會再度自投羅網，再到李士羣家裏去提心弔膽，一冒生命危險了。與此截然相反的是，次日他便去找到了熊劍東，告訴他說：「那一檔子事，如今已經到了『先下手的為強』的地步了！」

熊劍東聽了，當下便是精神一振，他立即請教胡蘭成，問他：「依你看來，我們應該如何下手。」

偽法治局局長會從法制上作文章，胡蘭成鄭重其事的說：「依法，特工不得兼任行政官。」

熊劍東茫然不懂，雙眉深鎖的問：「依法怎麼能整得倒李士羣呢？」

胡蘭成莞爾的笑了，他詳加指點的說：「那李士羣，他現在是行政院特工部部長，兼江蘇省主席。特工部長是特工頭腦，江蘇省主席是行政官，依法，他不能兼任。」

「我還是不懂，」熊劍東猛搖着頭說：「蘭成，你給我說明白點。」

於是，胡蘭成便兩指一疊的說了：「你可以用於法不合的藉口，請日本人或周佛海向汪先生進言，特工既然不得兼任行政官，那麼，李士羣的兩項要職，特工部長或者是江蘇省主席，就必須辭掉一個。」

「照呀！」熊劍東歡喜得拍起手來，他向胡

蘭成一伸大

拇指，讚不

絕口的說：

「妙計，妙

計！只要李

士羣辭掉一

個兼差，那

他的勢力就

要減除了一

半！」

李士羣

的勢力倘若

打個對折，

胡蘭成和熊

劍東也就可

以從容自在

的鬥得垮他

了。作惡多

端，罪在不

赦的李士羣

，在他飛黃

騰達，顯赫

不可一世的

那一段時期

，他再也無

法想像，死

頭正在他的

頭頂心上盤

旋。李士羣

詭是詭，畢

章也吃了胡

蘭成的洗脚



任胡蘭成氏是先頭的訪日に先立つて清鄉委員會を設け、全面和平への工作に拍車をかけたが、清郷とは「地方の不安を一掃する意味で、その工作任務は必ずしも一掃ではないが、さし當つて清郷の急務は、良民を迫害する敵機部隊の掃滅にあり、國民政府の切請は、敵軍掃力を得て勇猛活動を開始してゐる。特に七月一日から開始された揚子江下流方面の工作に當て遊歩し、欣然清郷軍を迎へた良民の手を協力しつゝ、進田を誘導し、タリヤの掃滅に際する良民の協力も偉大しい清郷風潮を起してゐるが、第四軍遊撃隊の加勢は日臺台同の経歴に於てひとたまりもなく潰破してゐる。清郷は既に清郷工作に際する日臺同歩の進軍なり。

。言 謊 片 一 ， 鄉 清 區 陷 之 導 報 所 物 刊 方 官 本 日 為 圖 。 箱 之 箱 皮 清 是 乃 ， 鄉 清